

原来人生也可以这样逍遥

李 晓

常常有中年朋友对我抱怨人生的沉重,他们说,自己上有老下有小,到了中年,身体的一些器官也出现问题了,这人的一生啊,还没好好过上几年,就开始迎来了沉沉的暮色,许多人生中的美好事物,感觉还没有真正享受呢。有一个朋友还对我感叹说,人来到世间是哇哇大哭,离开世间时也是哭着告别。

每逢这时,我常常把国学大师启功、大学者王世襄的人生活法告诉他们,这不是灌心灵鸡汤,因为人生确实可以做到那样举重若轻地逍遥。

启功活了93岁,他一生无儿无女,早在生前,他就把卖字画和稿费所得的200多万元人民币,全部捐给了执教的北京师范大学,而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。

启功老人去世以后,留下了满满一柜子遗物,人家以为留下的,是一些珍贵字画文物古董。等柜子一打开,人们傻眼了,那可是一柜子儿童玩具。原来,老人生前最喜欢的事儿,就是玩儿玩具。与玩具在一起的日子,启功老人的一颗童心永远跳动着。老人说:“哎,人生其实没那么复杂,就是找乐子啊。”老人一生饱经风霜,把度过关山万重的人生归结为找乐子。

京城大玩家王世襄,他活了95岁,中央电视台在他去世的当天深夜新闻节目里播出了新闻,标题就是《那个最会玩的人去了》。王世襄的身份是文物专家、收藏家、大学者,可老人并不在乎这些成就,他称自己为专业玩家。

王世襄当年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读书时,便有臂上架着大鹰、怀里揣着蝈蝈到学校上课的惊人之举,学堂上常传来一阵阵蝈蝈声。后来,王世襄在收藏、鉴定等方面赢得盛名,却依然我行我素,玩耍着自己的人生:“秋斗蟋蟀,冬怀鸣虫……掣狗捉獾,皆乐此不疲。而养鸽放飞,更是不受时令限制的常年癖好……”他玩的东西五花八门、奇形怪状,粗略算来,便有蟋蟀、鸽子、大鹰、獾狗、掣跤、烹饪、

火绘、漆器、竹刻、明代家具等,直玩得人生云山雾海,不亦乐乎。有一天秋阳高照,庭院中有簌簌落叶,90岁高龄的王世襄老人玩着蟋蟀,他笑呵呵地总结自己玩耍的一生:玩即学,学亦玩。这是何其返璞归真的大境界。老人还说:“我活下去,就是整天琢磨着怎样玩好,玩开心,不虚度,找快活的事儿做。”

还有我的朋友付先生,他40多岁了,是一位建筑师。付先生40岁以前,在朋友圈的娱乐社交江湖上蝴蝶一样穿梭。可40岁以后,他整个活法都变了,躲进小楼成一统。他都玩啥去了呢?我很好奇,因为我的人生过得比较纠结,自家还没买上车时,就在为买不起飞机而痛苦了。有一天,我谢绝了喝茅台酒聚会,夏夜里去付先生的府上拜访,顺便讨一杯茶喝,进屋却看见他竟对着一个小瓶子里的萤火虫喃喃自语,目光里,是无限爱怜。

付先生告诉我,他而今最快乐的两件事儿,一是陪奶声奶气的女儿玩,二是去郊外跟踪萤火虫。和女儿在一起的时光,他感到生命可以永恒了。因为他把生命的密码,埋在了女儿体内,生命就像河流一样流淌下去。而跟踪一只夜色中一闪一闪的萤火虫,那种幸福的感觉简直无以言传。付先生还对我讲起了他的新活法,他想养萤火虫了。

我大惊,对付先生说:“城里人几乎都不看月光了,人与人之间,也大都是在手机上联系了,你还有如此闲心?”付先生大笑,他吟起了一首有关萤火虫的诗:“映水光难定,凌虚体自轻。夜风吹不灭,秋露洗还明。”付先生说,他一年准备养20只萤火虫,这些萤火虫的光芒,能把自己的内心照亮就行了。它带来的好处是,灵魂和肉体,会变得轻盈起来,可以飞。

大生活,就是小情趣,找乐子,活下去,活精彩。一个人,就像萤火虫一样,不一定做灯塔,在全部的人生中,发出自己的光芒,还可以照亮一下别人,就已足够。

梦

紫木槿

布谷鸟湿润的叫声走近又走远
 阳光洒落五月的麦穗上染成迷人的金黄

母亲站在我的童年里呼唤我亲切又温暖
 暮春的火苗点亮村庄的黎明与黄昏
 点亮母亲眺望儿子的眼睛

点亮我异乡思念母亲的梦
 麦穗飘来的清香
 荡漾着农历散发的味道
 荡漾着母亲刚烙的葱花油馍香
 揽一怀暖暖的月光

悄然潜入泪湿枕巾的思母梦
 我无数次听到母亲的呼唤
 暖流在我朦胧的睡梦中汨汨流淌
 母亲的爱凝固在我的梦中

“出彩”的小日子

白国宏

生活平淡如水,要学会给自己的活法出点彩,才能让生活有滋味。

好友小美的小厨房充满着色彩,春暖花开,厨房的小花瓶里时不时插一两枝花,点亮人们的眼睛。她的小厨房更是色香味俱全,紫薯小馒头,被她捏成玫瑰花样,蔬菜面条泛着青,一年四季的应季蔬菜,温暖着一家人的味蕾。秋去冬来,她的小厨房摆满了瓶瓶罐罐,有紫色的葡萄酒,红色的柿子酱,青色的腌黄瓜……积蓄着时光的颜色,沉淀着岁月的味道。看到小美的厨房,搬来了四季自然的芬

芳,总是让你爱不释手。

楼下杂货店的老板,长得五大三粗,却有一手吹拉弹唱的好本事,店里不忙的时候,会时不时来一曲《空山鸟语》,路过的人们也感受到一种空灵,忍不住放慢脚步听一听。偶尔也会有首《二泉映月》让人们忍不住也跟着忧伤起来。天气好的晚上,小店会放几把椅子,卖点毛豆烤串之类的,老板拿出自己的二胡和客人们聊聊天,随便拉上一曲,时间久了,也成了小区的文化,人们说在那家店里有人情味。

老父亲爱看书,自己给自己做了大大小小好几个书架,把几十年攒起来的书,一遍一

遍地放整齐,父亲总爱翻腾自己的书架,就如女人爱收拾自己的衣柜一样。有时候他按照年代来放书,哪些书是自己青年时代看的,哪些书是自己中年看的,有时候他按类别放书,哪些是文学类的,哪些是医学的。我逗他每天折腾不嫌麻烦,他说这就是锻炼身体,顺带还和一直陪伴自己的老朋友聊聊天,是他最享受的时候。老父亲在书中看到生活的精彩。

我们都是普通人,都在平凡的生活过着自己的小日子,时不时地给自己的活法添点彩,才会让我们的生活多一分质感,多一分喜悦,多一分快乐。



老伴

母亲的豆豉火焙鱼

董国宾

小时候我嘴馋,可日子不宽裕,母亲又总有办法给我做好吃的,我像过年一样快乐和满足。

母亲一大早就去菜市场,赶早买些小鱼仔回来。这些小鱼仔,花钱不多,母亲却能做出美味来,我觉得母亲用小鱼仔烧的菜,比大鱼还好吃。母亲将小鱼仔一条条挤去内脏,加盐、料酒腌半个小时,接下来就开始给我做豆豉火焙鱼吃。先将锅烧热,倒入一点儿淡黄色的茶油,腌好的小鱼仔放进锅里,均匀摊开,慢慢焙煎,焙好一面再翻个身焙另一面。母亲焙出来的火焙鱼,条条完整,不粘不烂,黄灿灿的真是诱人。我在一旁心急地等着入口,母亲转过身来对我说,孩子别急,等菜烧好了,先给你吃。母亲再以谷物、花生壳,有时还用橘子皮、木屑,将做好的火焙鱼熏烘,母亲说这叫熏焙。最后一个步骤,母亲利落地动手翻炒火焙鱼。先坐锅热油,爆香葱姜蒜,加点儿红辣椒和两勺豆豉酱,将火焙鱼翻炒入味,淋一点儿酱油,最后起锅装盘。母亲不住地给我夹菜,我的小嘴塞得满满的,眨眼功夫,小肚子就吃得鼓起来。在家里,我吃了

一顿又一顿火焙鱼,真香、真解馋。我眼巴巴地瞧着母亲,心想,母亲真好!

母亲烧的菜特香,她还用小鱼仔给我做白辣椒蒸小干鱼。这道菜也是母亲的拿手菜,我同样很爱吃。母亲从买回来的小鱼仔中,挑出稍大一点儿的,去除内脏,加适量盐后晒干,然后在蒸碗下层放一些白辣椒。白辣椒是薄皮灯笼辣椒晒制而成的,裹上米粉,上面铺上小干鱼,淋上蒜瓣、生姜、红尖椒混合的酱料,上锅蒸20分钟即成。小时候,我没少吃母亲做的豆豉火焙鱼和白辣椒蒸小干鱼。这些烧菜的小鱼仔,都是河坝里野生野长的,花钱不多又新鲜味美有营养,母亲时常给我做成可口的菜肴,我的童年过得有滋有味。

长大了,我在城市里安了家,那天我把母亲接过来,亲自下厨房做了一道糖醋菊花鱼。小时候家境不好,母亲把小鱼仔做成美味让我解馋,这次我变着法儿,把鱼做成菊花盛开的样子奉献给母亲。这道糖醋菊花鱼黄澄澄,脆酥酥,形似菊花,口感极佳。

人间真情,以爱当先,母亲投入无限的真诚疼爱我,我用无私的爱回馈母亲!